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5)05-0124-(08)

论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及其功能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伴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而来是古典希腊城邦的衰落,希腊化世界诸王朝处于地中海世界支配地位,财富也随之流传到这些希腊化世界城市之中,这些城市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城市设计也发生了变化:宏观雄伟、装饰奢靡、种类繁多,因而,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亚历山大大帝;城市;城市功能

古代希腊的发展在本质上经过城邦(小国寡民、直接民主)和城市(地广民众、寡头专制)两个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首先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然后是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的征服彻底地改变了希腊城邦的本质和作用。这种在强大的帝国政权下保持对当地事物有一定处理权的城市模式一直是这以后整个古代世界的城市特征。

—

早在公元前5世纪,马其顿就采用希腊语言和文化了。腓力二世为增强国力,实现其一统希腊的野心,更把马其顿彻底希腊化了。^①公元前338年的卡洛尼亚一战,使他建立了对希腊城邦的霸权。^②在希腊联盟的支持下,腓力准备对波斯帝国发动一次远征。不幸的是,公元前336年他在女儿的婚礼上被人刺杀。其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秉承父志。^③先后征服了波斯、埃及、腓尼

基、美索不达米亚、伊朗的中部和东部、阿富汗以及印度河谷地等地。并于东征的途中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市。从此开创了世界古代史上兴建城市的浪潮,也使得希腊化世界那些讲希腊语的非希腊人模仿希腊式样而建立了许多城市。

古典时代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着重体现的是自然,而希腊化时代的建筑与城市规划着重体现的是人类。因为,希腊化时代之前的希腊城邦皆依照自然进行布局,谈不上什么城市规划;加上希腊人没有按中轴线对称布局的习惯,所以古希腊的城市建设并不发达。只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随着重建希波战争中被毁的城市的需要,希腊人才注意到城市设计。最先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鼎盛于公元前5世纪)^{[1](P147-148)},据说他曾于公元前443年左右伴随雅典殖民者到南意大利的图里伊(Thurii)为该城邦建造新城,于公元前440年左右受伯里克利之命参与了雅典港口皮雷埃夫斯新城的设计^{[2](P104)},也曾为希波战争中被夷为平地的他的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收稿日期:2004-12-28

作者简介:陈 恒(1968-),男,安徽怀远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家乡米利都新作了规划,在罗德岛也做过类似的规划(公元前408年)。希波达姆斯反对城市建设的随意性,他认为理想的城市应依几何原则把全城划分为纵横成直角的街道,从而形成众多相等的方格子,这被称作街坊,从而形成神圣的、公共的、世俗的三类地方。^[3](“Town Planning”辞条) 在市中心或其他适宜地段集中若干街坊组成市场、市政广场、剧场、体育场、神庙广场之类,但这些公共场所一般亦循原有街道路线,并无专有的轴线和全城中心轴线之设,所以历史上通称这种城市布局为希波达姆斯式设计(Hippodamian’ design),它仍然保持了希腊人不受强调中轴线的习惯。这种城市规划对后来的城市建设影响很大,比如奥林索斯(Olynthus)、普里恩(Priene)、格拉萨(Gerasa)、耶路撒冷、恺撒里亚(Caesarea)、马里萨(Marissa)的市政建设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建设自然也深受希波达姆斯观念的影响。

东征过程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喜欢到处择地建设以他为名的城市。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在东征的12年中共建立了70多座城市,而现代学者认为亚历山大所建城市只有17座或34座,大部分(75座)都是塞琉古王朝所建。汤因比则认为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共建329座城市。^[4](P262) 这些城市大多都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人们相信城市的建立者是某种半神式或英雄式的人物。事实上,这些城市可以被叫做“文化殖民地”,因为他们建立这些城市的目的在于向当地土著居民提供某种文化模式。马其顿-希腊人希望土著习惯于城市生活并极力模仿希腊文化。

大帝去世后,继承者们延续了亚历山大的政策,也建立了许多城市。狄米特里戊斯(Demetrius Poliorcetes)于公元前293年在the Pagasitic bay建立了狄米特里阿斯(Demetrias),这座城市同时和培拉(Pella)一起成为马其顿人的希腊首都,一直维持到公元前168年安提柯王朝结束。安提柯(Antigonus)建立了比提尼亚的安提柯尼亚(Antigoneia of Bitynia,该城在他去世之后被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重命名为Nicaea)和叙利亚的安提柯尼亚(Antigoneia of Syria,此城后来为Seleucus Nicator 迁移到一个新地方,名为Antioch)。^[5](P7) 然而塞琉古则被认为是城市的最主要建设者,因为塞琉古诸王在爱琴海、叙利亚、美索

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各地建立了许多城市。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是巴比伦第一任总督。在公元前301年左右他就把其西部统治范围扩展到西里西亚大门(the Cilician Gates)附近。他在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共建立16座名为安条克(Antiochs)的城市、9座名为塞琉西亚(Seleucias)的城市、6座名为劳迪西亚(Laodiceas)的城市、3座名为阿帕米亚(Apamea)的城市、以及1座名为斯特托尼亚(Stratonicea)的城市,另外还建立了一些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叙利亚和西里西亚,这些地区在公元前301年以后就成为塞琉古帝国的的心脏地带。此外,塞琉古一世(前358-前280年)在北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马其顿的一些地名命名城市,如把奥陇特斯河(Orontes)叫做埃西克斯河(Axius)、把沿海山地叫做皮里亚(Pieria)、把尼西比斯(Nisibis)附近的平原叫做密格多尼亚(Mygdonia),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又一个马其顿。^④ 这些城市的命名和再命名都有助于希腊化进程。后来的英国人在美洲和其他国家的殖民与此类似。这种微妙的技巧可以创造一种归属感来操纵当地人的心理。

在建设新城市方面,马其顿和希腊本土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⑤事实上,卡珊德(Cassander)建立了一座以他父亲命名的城市安提帕提亚(Antipatreia)。继承卡珊德王位的狄米特里(Demetrius Poliorcetes)建造了狄米特里阿斯(Demetrias)。莱西马库斯(Lysimachus)只建立了莱西马齐亚(Lysimacheia)。

在近东的希腊城市通常由马其顿-希腊人来统治,当地人则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整个古代世界就建立了一种希腊文化网络。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里亚。有人曾说:“将近3千年来,埃及是一种没有主要城市的文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为止。”^[6](P135) 可见亚历山大里亚的建设对埃及的意义。该城很快就成为希腊化世界最大的城市,其重要性超过了古代世界以往各个城市,直到今天仍然是埃及最大的港口和仅次于首都开罗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是埃及的经济首都。

埃及托勒密是惟一没有过多建立希腊化城市的国家。除了亚历山大里亚和上埃及的托勒美斯

(Ptolemais of Thebaid)以外,托勒密王朝没有建过任何希腊城市。^{[7](P405)}不过,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本土以外也建立了一些新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位于卡里亚(Caria)、科埃莱-叙利亚(Coele-Syria)、塞浦路斯、昔兰尼加(Cyrenaica)。他们似乎对发展中的亚历山大里亚很满意。结果,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麦加。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20年把埃及首都从孟菲斯迁到亚历山大里亚;他的后继者把这座城市变为知识、学问、商业中心,以至最后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女王”。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描述了作为商业首都的亚历山大里亚的重要性:“这座城市之中所有的优点之中最大的优点是在全埃及之中只有这一个地方在本性上适应两种事物——不但在大海边便于贸易,因为有一个优良的港口,而且在陆地上也便于贸易,因为尼罗河很容易把各地的物品在这里散集——这是已知人类世界最大百货商店。”^[8]

在整个希腊化时代直到后来的罗马帝国时代,亚历山大里亚一直保持着人类已知世界的中心地位。^⑥在亚历山大里亚最辉煌的时期,其众多的城市人口大致可分为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两大部分。占人口数量较多的非希腊人绝大多数由埃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以及一些其他种族的人构成。^{[9](P38-92)}即使希腊人统治了土著人,不过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其他东方城市里只是实际上的移民者。由于亚历山大里亚的人种混杂,使得它成为“古代世界的纽约”——一座民族大熔炉。事实上,这种混合特征并没有很快地消退,直到今天还可以感受到。

亚历山大里亚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城市:有市场(agora),有为休闲和商业目的而建立的有柱廊的门廊,有健身房,有剧场。这些设施犹如今天的超市、大卖场、学校和电影院。鉴于这种情形,格里麦尔评论到:“希腊化给亚洲带来的是——自从希腊在亚洲殖民以来——在公元前3世纪更为明显地是,一种本质上的城市文明。在希腊本土的‘城邦’或许已失去了它固有的权力,然而它仍然保持着文明人生活的自然框架。”^{[10](P178)}

亚历山大里亚最著名的建筑物当推那座法罗斯岛上的灯塔。它建于前300-前280年间,主其事者是建筑师索斯特内图斯(Sostratus)。全塔

高达130米,分塔基、塔楼、塔顶灯座三大部分,全用石料砌成,内铺沥青,可防海水侵蚀,又以玻璃碎屑及琉璃等为填料筑成一道海堤以保护灯塔,工程更见坚固。塔楼内可能使用人力发动的升降机,顶上灯座四面透光,内烧木材,并可能用凸镜聚光,火光可远照数十公里,这样以来,这座空前高大的灯塔不仅是指引船只出入港口的关键设施,也是在地中海旅行的外国人进入埃及首先看到的宏伟建筑。它耸立地中海边达1600年之久,直到1375年才因地震坍塌。^{[11](P151)}

“亚历山大”的威名也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中国。^⑦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的“遏根陀国”说道:

相传古人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层,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11](P123)}

这里的“徂葛尼”便是亚历山大的阿拉伯文音译^⑧，“大塔”就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由托勒密王朝修建的法罗斯灯塔。赵汝适在“遏根陀国”中所记述的事情,大概是根据阿拉伯人所谈的材料写的,而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一书上也曾谈到类似的事情,可见赵汝适的记载并不是虚构的。

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亚历山大和塞琉古时期新建的希腊化城市(Hellenistic Foundation),共88个。其中最东的是中亚的阿帕米亚(Apamea),最南的是西奈半岛靠近红海的阿西诺(Arsinoe),最西的是爱琴海东岸的特洛伊(Troy),最北的是位于黑海南岸的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另一类是被希腊化了的的城市(Hellenised City),这其中又分为小亚细亚原有希腊城邦、古代东方神庙城市两类,共63个。其中最东的是中亚的攸罗普斯(Europus)^{[12](P84)},最南的是地中海东部的拉斐亚(Raphia),最西的是爱琴海中的特洛伊尔(Troia),最北的是黑海南岸的普鲁西阿斯(Prusias)。一般来说亚历山大东征的最远

点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埃斯凯特(Alexandria Eschate)。^{[13](P168)}但最近的考古发现有一座叫“科姆(Khaum)”的城市却远远地超出了这个范围之外。这座在古代也许被叫做“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位于离中国边界不远的俄国和阿富汗交界处。发掘证明它是一座希腊化城市。它有希腊化的宫殿、有高大的柱廊、有体育馆、有用希腊语雕刻的铭文。^{[14](P190)}而这些希腊铭文却是从4000英里以外的德尔斐祭坛上模印下来的。^{[15](P165)}在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城市尚且如此强烈地保留了希腊文化的一些特点,那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地区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由此可见,遍布希腊化世界的希腊城市是传播希腊文化强有力的据点。

这些城市大多发展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中心,尽管也有一些城市就像当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这一地区一样只是简单的军事殖民,不过这些新建立城市的政治、宗教传统是缺乏的,它们的自治权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城市为统治者的地方机构所严密控制,而这些统治者也被尊为这些城市的建立者。自治城市相对比较少,为数不多的几个自治城市位于中部希腊以及爱琴海的罗德岛。这些城市继续保持它们基本的国家机构,例如公民大会、市政会和雅康(archon)。整个希腊化时代,城市的自治是以同盟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或者是依靠统治者进行自治的。属于同盟的城市则宣布放弃一些原来的支配权,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公民之间——同样也被认为是同盟的公民——彼此享有一些权利。

希腊化时代的建筑融和了欧亚的各种因素,新的观念被注入市政建设之中。^⑨希腊化时代的建筑在方法上、比例上都与古典时代的建筑相类似。但这时的建筑逐渐开始增加装饰物了,引进了新的绘画,这些装饰和建筑结构功能有关系。爱奥尼亚式建筑到处都可以发现,因为爱奥尼亚式建筑高而细长,时常又饰有精心装饰的科林斯柱头的柱子,这有助于促进希腊化时代艺术家对装饰的要求。罗马时代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 鼎盛于公元前1世纪)指出建筑师逐渐抛弃多利安式是因为这种建筑的不规则性。

希腊化时代建筑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筑物具有一些纪念性的外表,例如城门、市场入口、圣所、剧场、纪念碑入口等都有这类外表。这些外表的共同特点

是它们的大小和装饰是整个建筑物的一个独立部分。同时,希腊化时代建筑物的屋顶、门使用了拱形结构,特别在马其顿和小亚细亚更是如此。

城市建设非常宏大,反映了对感官刺激的追求:庞大、复杂、拘泥形式。市中心与一系列神殿、庭院、祭坛、柱廊、图书馆、体育馆、剧场、音乐厅相连接。因为中心广场并不能把所有的建筑放在它的周围,所以各个广场彼此之间由庞大的街道相连接;希腊的不规则为希腊化时代的规则代替了。装饰也极其奢华,建筑形式多样化,偏爱大型的建筑物,有令人兴奋的细节(丰富的壁带、显眼的装饰板、中楣上狂热的打斗场面),整个城市充满活力、自信,但缺乏一种宁静。许多希腊化时代的风格被引进到罗马帝国的建筑之中,罗马人的想象力由于他们的富庶而激发了这种风格的发展。这些特征在建筑雕塑方面尤其明显,如帕伽马的宙斯大祭坛、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表达的动感与激情,表现了艺术家心理、个体、个性、生理细节的关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时的人们渴望使自己的城市美丽壮观,在一个不断增加的商业化、国际化的城市里更是如此。

建筑也体现了国际化的原则,尽管这些建筑在本质上还是希腊的,比如追求理想的壮美与和谐。希腊艺术传播到东方和埃及,在这过程之中也搀入了东方因素,特别是东方规则的城市规划使得各个因素都能起到自身的、综合的作用,取代了先前希腊建筑的不规则形式,这些不规则是因历史、地形的偶然因素而建造的。

这时小神殿仍采用多利安的建筑风格,神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两层楼高。较大的神殿采用爱奥尼亚式的建筑。尽管绝大多数建筑风格属于这两种风格,但却越来越多地采用科林斯式柱廊。也有其他一些类型的希腊建筑。这一时期偏爱科林斯风格,雅典也于公元前174年开始建造这种风格的宙斯神殿。这一时期的建筑规模宏大,比如雅典的宙斯神殿是建造在宽135英尺、长354英尺的台基上的,而狄迪玛(Didyma)的阿波罗神殿则是建造在宽168英尺、长359英尺的台基上的。^⑩过去建筑剧场的材料是木头,现在则改为石头。体操场、市政厅的建筑也较以前精致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剧场规模也非常宏大。公元前3世纪的希伦二世(Hieron II)在岩石上建造剧场,

在麦格拉波里斯(Megalopolis)、以弗所的剧场可以容纳2万多人。

希腊化时代的建筑结构不仅改变了,而且功能也改变了。古典时代的宏观建筑主要是宗教方面的,而希腊化时代宏观建筑主要是世俗方面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世界并不对这两者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别。和类似的古典时代的剧场相比,乐队演奏处减少了,因为这个地方需要纪念物的空间,需要建筑柱廊、门框、拱门、三角墙,在这些建筑物的表面也需精心的雕刻。在戏剧表演中,合唱团的作用也减少了,结果引进了高而空的、可移动的、木制的舞台。后来,又出现舞台前部装置^①,首先是木制的,后逐渐发展为石制的,比如公元前200年在奥洛普斯(Oropus)建造的剧场就是如此;在雅典,这种变化直到公元前150年才开始。剧场也不再是狄奥尼索斯圣殿(Dionysus' sanctuary)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建筑物。

再如,古希腊柱廊斯多噶(Stoas)是带顶棚的人行道或长廊,通常一侧有柱子,另一侧是墙,这种建筑物与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知识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整个希腊化时代,到处兴建斯多噶柱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空间的分割,在柱廊的后面形成了适当的空间,这些空间被当作是商店、仓库、公共办事处,甚至是图书馆。另一方面,斯多噶式柱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小亚细亚的城市里更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帕伽马,就包含神庙、圣所区域,甚至整个广场,这就形成了四面开放的区域。

二

不过这些希腊化城市与古典城邦有许多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除掉旧城邦已经存在的阶级区别外,又加上操希腊语的官商阶级与土著间的种族区别和文化区别。土著虽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压迫,但自知他们自己的文化比希腊文化古老得多^②,绝不比它落后。这种分裂虽随时间流逝而缓和,却一直持续到古典时代的最末期;第二,这些希腊城市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成为托勒密、塞琉古以及小亚细亚和希腊化各朝代更迭起伏的帝国的一部分,完全不像希腊古典城邦那样享有

充分的自主权。政权的丧失和经济繁荣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希腊化城市中的人们失去了紧密的共同体之间的感觉,而这是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特征;第三,这些城市的人口是混杂的,居住着来自各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不像旧城邦那样,由单一的希腊民族居住。在多数城市里,你都可以发现来自各地的商人、士兵;第四,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妇女拥有大量的财富,对妇女来说,这有助于她们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平等的位置。毫无疑问,妇女在希腊化世界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五,古典城邦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万人,而希腊化时代的城市的人口一般都很多,可算得上是国际大都市,如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才有5万居民^{[16](P109)},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已有40万^{[17](P298D)},到公元前1世纪末已达100万^{[18](P31)},其中希腊人最多的时候达15万人。而整个托勒密王朝的人口不过700万到800万之间^{[19](P149)};这时的安条克和塞琉西亚(Seleucia)的人口也超过50万。^{[20](P335)}

两者之间的不同并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希腊化时代的城市和古典城邦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表现在希腊化城市延续了古典时期希腊城邦社会、政治和文化机构。希腊马其顿移民为了保护其特权地位,大多集中住在城市里。这些城市成为东方海洋中的希腊文化岛屿,那里盛行与希腊城邦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至少在那些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上层阶级中如此。美丽的公共建筑、剧院、庙宇,以及更实用的建筑如城墙、供水系统成为每个以希腊化为自豪的城市特征。城市布局常像亚历山大里亚一样系统设计成直线形,两条成直角的主要街道将城市分割成四个街区。主要的公共建筑集中在交叉路口附近。与城市外观同时作为希腊化城市组成部分的还有公民大会、陪审团、法庭和议事会。

到了希腊化时代,古典时期的城邦公共生活建筑让位于王公和君主的建筑;炫耀财富、政治特权和凭借政治经济权力谋取艺术品的欲望强烈地干扰着古典城邦的建筑所注重的比例和均衡。希腊化时代建筑最杰出的成就为后世提供了建筑形式和结构的一座宝库,为其后的几个世纪所持续受用。

有许多原因促进了亚历山大去建立众多的希

希腊式城市。首先是亚历山大深受伊索克拉底的影响,想把希腊过剩的人口输出到各地,这些成群结队的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正越来越成为希腊各城邦不稳定的因素,他们愿意为那些为他们提供生活着落的人卖命。亚历山大完成了这一使命。建立这些城市也有其军事目的。这些城市可以作为镇压各地叛乱的根据地。在不稳定的伊朗东部建立了许多希腊城市就是明证。商业目的也促使亚历山大建立希腊城市。纵观亚历山大的一生,我们知道他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建立城市,尤其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希腊城市无疑有助于商业的发展,使得商路更加安全,货物更易交换。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更加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城市政策是和他的社会、文化政策保持关联。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个非凡的统帅,而且思想开阔,富有强烈的求知精神。亚历山大在远征中,随军带有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这是古代历史上惟一这样做的统治者。到达巴比伦后,亚历山大又留下许多科学家在该地的档案馆工作,搜集关于战事的报告,以及在征战中取得的关于各地区和居民的种种考察资料。这些无疑都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彼此了解,为新的希腊化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亚历山大大帝不但征服了那时希腊人所知道的大部分世界,征服了当地众多精英人物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实行的一种希腊化政策,即把希腊文化散布在亚非的策略。在希腊影响微弱或根本就不存在的遥远地区他有计划地、坚持不懈地推广希腊文明。他多次举办希腊式的运动会,他的军队在西亚的纵横驰骋就构成了一个流动的希腊—马其顿国家。亚历山大认为,要巩固这个庞大的帝国,根本办法在于实行“融合政策”,使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首先是双方上层分子融为一体。因此,他不但十分注意笼络东方各地贵族(令一些波斯贵族为他的近臣),带头学习波斯礼仪和制度;而且,他还幻想通过联姻使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完全融为一体,创造一个新的“马其顿—波斯民族”,作为其永久统治东方的支柱。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先后娶巴克特里亚统领之女罗克姗娜和波斯公主大流士三世之女斯塔提拉为妻,并在苏萨按照“波斯的时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体婚礼,结婚者据说多达1万人(不过没

有一名马其顿或希腊女子嫁给波斯人);诚如普鲁塔克所说:“法定之合,子息与共”,这两大洲将联合在一起了。此外,他开始把波斯及其北方招募来的士兵,如帕提亚人、巴克特里亚人等等,加以方阵和马队的特殊训练,这也要算是使希腊和东方同化;亚历山大又开设语言学校招收大量东方人学习希腊语。

这种文化政策不但成为一种联系当时各种不同风俗民族的共同纽带,而且也奠定了未来的西方文化之基础。因此,对于理解当今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希腊化的过程是一个可供比较研究的理想模型。

这些城市在战略上也起着维持帝国与希腊世界的纽带作用。它们是希腊移民进入东方的主要渠道,也是帝国军政骨干的后备力量。在经济上,它们是各希腊化王国之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文化上,更是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⑧,当然希腊化文化如果没有城市也是不可思议的。而事实上,在希腊化世界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对希腊化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也就是说希腊影响只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基本上不曾及于群众,它始终是一种城市的和市民的文明。因此,希腊化文化仅仅是希腊城市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变态。就是在希腊化君主国本部——在小亚细亚、在叙利亚、在埃及、在黑海沿岸——乡村里的人民大众也从来没有接受过希腊文明的影响,他们墨守着自己的旧风俗习惯和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希腊人的风俗和希腊人的观念,只是在带有地方色彩的、纯东方式的实体上,加上一层薄薄的表面装饰而已。

城市是希腊化各国的重要支柱,其地位仅次于军队。希腊化城市中许多城市分布在希腊化世界的边缘。其原因在于减少维持常备军的费用,也为了缓和离开家园寻找出路的农民出身的士兵对土地的渴望,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对希腊化世界的冲击。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希腊文明的作用,因为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止游牧民族的侵犯,希腊文化也会付之东流。所以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就让大量士兵定居在军事殖民地(屯垦)上,以应招服军役为代价给予他们一块耕地。

三

在整个希腊化时代,不管是原先的城市也好,新建的城市也好,这些城市都是传播希腊文化的岛屿。和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相比,这时城市机构的作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希腊化诸王朝统治的最基本机构。

希腊化城市就是沟通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桥梁。希腊人和东方人在希腊化城市中杂居从而使双方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头一个世纪,借鉴几乎是单方向的:东方向希腊学习。这时征服者的自信还没衰退,希腊本土的社会活力还衰而未竭,希腊移民涌向东方,带来了他们风格独特的生活方式。希腊化城市中上流社会不管是何种出身、何种文化背景都希望被视为标准的希腊人(Hellene),他们全盘模仿希腊生活方式。然而,正是在希腊——东方文化交流表面上一边倒的时代,希腊本土的社会结构逐渐被东方早已流行的模式所同化。这时,各希腊化城市普遍流行寡头政治,即使在民主形式幸存的雅典也是如此。埃及更是如此,与其说马其顿人统治了埃及,倒不如说埃及在政治上征服和吞并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并没有试图使这块地方的政府希腊化,而是想恢复埃及原有的政治传统,托勒密成了神王法老。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宗教不能再靠它们本身的权力生存,开始经历了广泛的变化,与希腊思想和形式混合,变成了一种神秘宗教。在思想方面,由于东西知识的融会,哲学家的胸襟眼界大大地开阔了。哲学家们已经泯除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的看法,无疑是亚历山大帝国以后东西方文明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在思想上的反映。

正因为如此,普鲁塔克才对城市在希腊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如下评论:“假如他们没有被征服的话,亚历山大的新臣民将不会被开化;埃及将不会有亚历山大里亚,美索不达米亚也不会有塞琉西亚(Seleuceia),索各迪安那(Sogdiana)也不会有 Propthasia,印度也不会有布斯法里亚(Bucephalia),同样高加索(Caucasus)附近也不会

有希腊城市;因为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这些城市,野蛮消失了,甚至较坏的因素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也逐渐和这种较好的东西熟悉了并发生了变化。”^[21]

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生活已进入希腊化世界繁荣的城市生活时代。结果,希腊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在人类已知的非希腊人地区几乎同时产生了城市化运动。这种希腊式城市的剧增有助于已知人类世界(Oikoumene)^④文化的联合。

注释:

- ①传统观点认为,虽然马其顿人操希腊语,但他们却不同于希腊城邦的公民,他们受国王统治并且或多或少居住在希腊文明的边缘。
- ②有关腓力二世的详细论述请参阅 N. G. L. Hammond, Philip of Mace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③Peter Green, Alexander of Macedon 356 - 323 B. C. : A Historical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是有关亚历山大大帝最为杰出的传记之一。也可参阅 N. G. L. Hammond, The Geniu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 ④以上变动后的这些地名均为马其顿本地的地名。还有一些以马其顿原有地名命名的城市,这包括 Pella, Aegae, Edessa, Cyrrhus, Beroea, Arethusa, Anthemus, Ichnae, Europus, Amphipolis, Chalcis 以及 Larissa 等。见 A. H. M. 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9。
- ⑤希腊诸城邦对亚历山大远征的贡献,除了船只和士兵外,就是知识分子了。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逐渐巩固,希腊在新的政治、文化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就因为这个原因,希腊化各个君主都尽一切可能来赢得希腊诸城市的支持。另一方面,希腊城市也尽力维持它们的独立状态,时不时求助于各种方法。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后,立即爆发了一场拉明阿战争(Lamian War, 323BC - 322BC),这是一场由雅典牵头联合反对他们的强有力的对手马其顿人安提帕特(Antipater)而进行的一场战争。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希腊城市甚至想通过中立来避免冲突,比如斯巴达和罗德岛就曾这样做过。然而希腊化时代最富有特色的政治机构是联盟的出现。依靠这种形式,希腊城市曾一度成功地保持它们的独立,并且把它们的影响扩展到希腊大多数地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元前 3 世纪的埃托利亚同盟。
- ⑥在罗马帝国盛期,罗马最终成为人类已知世界的中心。这时的亚历山大里亚成为皇帝的私人领地,罗马帝国的行省了。
- ⑦公元 4 世纪出现的风靡一时的伪托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写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部传记中说道(据说该传记被上百次反复转抄),亚历山大大帝曾到过中国,其证据是一根刻有铭文的廊柱中提到了他的名字。这虽是无稽之谈,但却从中反映了亚历山大的影响。这些故事有可能是通过那些富有学问、文

学修养又极高的粟特人改写或翻译过的,且可能伴随其他消息传到了中国。而舞蹈家、说唱家和音乐家们可能把这类故事介绍了中国大众。参见(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⑧据夏德、柔克义云:“徂葛尼必为 Dhu - 1Karnein 之对音,乃建置亚历山大港之亚历山大帝(Alexander of Macedon)之阿拉伯语名。”

⑨如亚洲神秘崇拜影响了宗教的结构和实践:先前简单的宗教礼仪和户外游行现在为更加复杂的僧侣礼仪、更加庞大的神殿所代替,庭院周围绕以柱廊。

⑩见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Hellenistic Architecture”辞条。

⑪Proscenium, 舞台位于布幕与乐池之间的古代剧院的舞台。

⑫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拙文《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历史地位》,刊《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

⑬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1页。西方学者一般都持此说。如 A. H. M. 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Clarendon Press, 1979, p. 5。

⑭Oikoumene 一般可以简单地译为 world, 即世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讲该词有三种含义:1. 指人类已知世界(the known inhabited world); 2. 指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3. 指人类的未来世界(the inhabited world in a coming age)。可以说亚历山大的人类大同思想就是从这个词语中引申而来。此词在《圣经·新约》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共出现15次之多,表现了基督教对人类未来的展望。

参考文献:

- [1] 朱龙华. 世界中期艺术史[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
- [2]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lassical World* [M]. Prentice - Hall, Inc. 1965.
- [3] *Bloomsbury Guide to Human Thought* [Z]. Bloomsbury, 1993.
- [4] 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5] A. H. M. Jones. *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 [6] J. A. Wilson. *Egypt through the New Kingdom: Civilization without cities* [A]. *City Invincible* [C]. ed. C. H. Kaeling and R. Mc Adam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0.
- [7] 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 马雍, 历以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 [8] Strabo, 17. 798. 13, translated by H. L.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9] P. M. Fraser. *Ptolemaic Alexandria*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0] Pierre Grimal. *Hellenism and the Rise of Rome* [M] London, 1968.
- [11] 赵汝适. 诸蕃志校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Z]. 杨博文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 1996.
- [12] A. A. M. Van Der Heyden. *Atlas of the Classical World* [M]. Nelson, 1963.
- [13] 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古代第2卷)[M]. 1969.
- [14] P. Levi. *Atlas of the Greek World* [M]. New York, 1980.
- [15] *Past World: The Times Atlas of Archaeology* [M]. London, 1988.
- [16] 伊夫斯. 数学史概论(修订本)[M]. 欧阳绛译.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6.
- [17] *The New Caxton Encyclopedia*, vol. 9 [M]. London, 1977.
- [18] C. Briton.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vol. I. [M]. New Jersey, 1964.
- [19] *The Greek Political Experience: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Kelly Prentice* [M]. New York, 1969.
- [20] C. J. H. Hayes. *Ancient Civilization*, vol. I. [M]. Macmillan Company, 1963.
- [21] Plutarch. *On the Fortune of Alexander 328F* [M]. translated by Frank Cole Babbi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The Cities and Their Functions in the Greekized Epoch

CHEN 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classic Greek city - states declined; the kingdom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attained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wealth flowed to their cities, which became brid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re were plenty of changes in city planning: a new grandeur in city buildings, a new luxury in civic decoration, and a great variety in use of orders, thus bring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ies.

Key words: Alexander the Great, city,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ies

(责任编辑:藏 峪)